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卷十九 雜錄

卷二十 叙錄

密縣志卷十八

藝文志

唐

雲巖宮風后八陣圖記

獨孤及

物不終靜必受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於陽則龍戰於野大朴已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絕小者作慝廬山負阻中冀上帝憑怒下民是恤乃眷武德黃帝受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而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作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倚數握機制勝作爲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僭神不忒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河南印書局印

物也虎張翼而進虵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餘地游軍以按其後列鬪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魏之鶴列鄭之魚麗武成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非以律咸異於是既而圖成樽俎帝用經略北清涿鹿南平蚩尤勦黎於阪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鼎成龍至去而上仙於是遺風冥冥時亡而圖存焉於戲聖跡長往神機不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三軍禦侮萬里故項籍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奄有九江漢孝武得之攘服甌越東收穢貊西招大夏然則聖圖幽贊未始有涯天寶中客有爲韜鈴者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勝敗之朕在我股掌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廣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爲師無爲爲寶則是圖也興於多難廢於昇平湮淪不書盛德共沒旌諸圖側以爲三皇之故事六藝之餘

伎云

綏水隨遊記

田 穎

龍門之上洛水之客靈邱猪潭靈邱按東流靈邱猪潭俱鞏縣交界地名五枝一歇五枝有人趕來

攢入羣穴猪潭即五枝嶺後石峽中有一孔洛水到此入孔負山難行地軸可接按崑崙山注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直至綏

谿纒見日月水浮戲方山乃爲之宅佛洞猖狂轉寺右側上香跋前蹟後逗留不

得下爲助泉道士一挾建寺無水道士一挾水出因名助泉取之不禁用之不竭稱爲靈感衆皆大悅道士神

通賣弄仙訣隨之百步跋成地脈傳言道士去水隨之道士叱從南轉東北召岑莊兩枝四十五招石人

脚下海眼未塞傳言超化金華泉有一半面石人云遇見洧水叫我爹爹一自寺後北轉如綫虎跑泉出

獨行默默狗泉再現穩脚不住暗至龍潭龍崖之嘴拋頭露面水大龍鼻之腦珠掛成

串一鼻中分下寺之前翻花舞練益大到臥牛坪轉眼不見偷下拐峪坡前射雁蕭魚之口

密 縣 志

卷十八 藝文

如飢如渴一住望梅止之謂梅亦自不覺月牙范村經此二處三家相託大石門柿樹灣煤井溝三水入之負之而趨

方山東河四水崖迴路轉尋伴問郭右枝綏水至胡地之頭超化之脚遇見洧水叫我

哥哥擁之而往東與溱合新鄭界

按遊記奇關可喜而於綏水左右兩枝脈絡分合伏見經行曲折無不縷析其稱綏

出於洛與法海寺碑密號古洛合當有所本但不可考耳

金

修德觀問道碑記

邑令劉文饒

南華真經云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見之又云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

至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遇牧馬童子問途焉按圖考之密縣東南有大隗山大隗之西

有具茨山又南有襄城遇牧馬童子其在斯乎大隗東北有廣成廣成子隱居之地大

隗亦謂之崆峒見廣成其在斯乎襄城西北有古廢基俗謂之鵬崖觀蓋遇牧馬童子之處也廣城西有修德觀蓋廣成子之處也而俗言唐季移鵬崖觀於此者其言無據鄭古有熊之國黃帝所都其見廣成子宜其往返不一莊氏之云隨其所遇而言之或謂黃帝都涿鹿西至崆峒而史遷謂其遷徙往來無常處謂此也然世之言莊子者皆曰寓言觀此豈虛言哉黃帝當神農氏衰諸侯相侵暴虐百姓黃帝修德治兵教熊羆貔貅緇虎與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戰於涿鹿不順者從而征之扳山通道未嘗寧居舉風后力牧以爲相勞動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然後萬國和雖云景雲之應土德之瑞其分於道亦已遠矣是以廣成子於其間欲養民人以遂羣生乃告曰自爾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翦翦者奚足以語至道及其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問治身可以長久然後蹙然稱善告以無勞女形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三

河南印刷局印

無搖女精可以長生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吾形未嘗衰衆人皆死而我獨存黃帝於是且戰且學仙迎日推策三百八十年接萬靈於明廷采首山之銅鑄鼎荆山鼎成而龍下迎黃帝跨之仙登於天從之昇者七十餘人嗚呼微廣成之問其殆矣乎修德觀在崇崖絕壁之上前瞰大隗東望廣成黃帝之跡皎然在目廣成之言歷然在耳苟即其至道而有得者修之既修之又修之而不已德至同乎初則廣成之獨存黃帝之仙登將神遇而形接然後知莊氏之言豈皆寓言而爲誇誕者耶觀有道衆七人棲形崖谷樂志林泉修養之外奉事上眞力勤意篤玉皇三境殿宇肅清念問道之跡不彰人徒以爲鵬崖之觀移置於此殊不知事跡不同觀亦異焉由是慨然發憤即其堂立黃帝問道之像繪遇牧馬童子與昇仙之像於其壁使人知其所由像成求余爲記余既爲之辨又告以黃帝見廣成子問答之意與黃帝所以登仙之道使

明 知莊子之言不虛人皆可以長生云爾

重修歐陽公祠墓碑記

鈞州同知方 瑜

宋歐陽文忠公卒葬於開封府新鄭縣之旌賢鄉韓魏公爲作誌銘蘇少公作神道碑名卿推崇恩卹優渥殆極一時之盛自熙寧以來五百有餘歲矣時物易遷興廢靡常國朝宏治中巡撫徐公恪修之既而就圯方伯楊公子器又復修之今年三月瑜行部密邑瞻拜於墓下巋然荒墟惟破屋數間冥器之屬半沒土中至求韓蘇二公所作碑銘而讀之而摧剝已久不可復見喟然嘆曰此先賢衣冠之藏也顧荒穢不治若是乎密令艾君儒聞之請以身任其事迺揣舊址萃羣力中爲堂三間東西爲廡外爲門各三間周繚以牆凡九尺未一月而告成艾君率諸生歐陽蛟等祈記其始末於石瑜嘗

密 縣 志

卷十八 藝文

四

河南印刷局印

誦二公之文而有感焉韓公曰直道而行屢以讒蹶卒寤而知惟帝之哲蘇公曰非不用賢有孽其間三起三償保其初終未嘗不歎公之既蹶而立既償而起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而其道愈久而愈光蓋公以浩漫閱博之材而濟以剛正直方之氣議論風采抗絕流俗舉一世之人望者懾遇者避而莫與爲侶讒夫作孽乃甘心焉初貶夷陵再遷滁州又再屏居穎上將以抑其才也而適以善公之才將以毀其名也而適以成公之名如是而已及其定也肆受殊知入參大政生榮死哀始終無憾迨至於今追錄遺議從祀於孔氏之庭海內之士勃然興起以通今學古爲高犯顏敢諫爲忠濟時行道爲賢固斯道之慶也而豈獨公之幸哉且公嘗治開封繼包公威嚴之後務爲簡易不求赫赫之譽遺愛罔讓於子產厚德有加於卓茂甘棠之蔽桐鄉之葬所以繫邦民之思垂後人之勸者尤莫切焉而况文章氣節震耀凌厲與天地爭爲久長而不朽者乎

瑜也待罪於此得拜乎祠墓而與執夫掃除之役又以蕪詞託之公側竊附於韓蘇二公之後庸非幸歟艾君儒江西崇仁人也潔己愛民懋只來績可謂聞風而興者矣是爲記

遊超化寺記

袁弘道

萬曆己酉丙辰日出密城觀白松酌於滴瀝棚之屋南入超化寺觀洧水發源處溪流浩淼所至皆泉而金華泉最大月牙次之大竹蔽畝者十餘家竹之內爲池珠泉噴出蘆花如雪浪深可半里溪上皆稻田寺在昔爲勝槩今已廢背溪面山左有古塔石門上題名甚多王晉卿諸人皆有題字一碑沒土中見其首知其爲北朝製也掘之字尙可識齊河清二年置白玉像碑陰有維那曇鸞名是嘗學於緇流者也程伯子有詩黃魯直有題額皆可搨溪之上多石壁亦有題名者渡溪而西僧塔甚多塔碑僅存皆唐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五

河南印刷局印

宋間人一塔八方每方皆勒名人詩鏤其句之景於石堆叠起伏其生公可中亭一面尙完好今之畫苑不如也東北行里許至一潭縹碧可愛上有危壁數鴛鴦浮其下見人驚起題其壁曰二郎洞乃還

報恩寺碑記

邑舉人閻周民

邑之西六里有寺曰報恩創自東漢父老相傳以爲光武迫於莽兵投匿常氏家有行十者貌肖光武莽兵大索常氏以十應光武得免斯時也呼吸之間社稷以之君爲重子爲輕仁義有不容並伸者矣其後莽就誅光武登極爲之置塚而奉之此寺之所由名也代遠跡湮寺存草屋數間僅足爲衲子蔽風雨耳有祖刹者易草而瓦易卑隘而崇廣焉水陸有殿佛像有殿浸浸乎名利矣邇者又集鄉之崇是教者爲祖師殿天王殿律之居民亦肯堂肯構之子也不可嘉乎周民常與黃子松濬修業其間旣而同舉

鄉閭則斯地又吾發跡之所也朝夕燈火不得不追念其人之勞記之請可以墨而拒乎况昔賢大悲之作浮屠之贈亦嘗應其求而且增益其不能爲之唱酬留衣略其名而諒其行也予於利也將毋同

通濟橋記

尙書斬於中

橋在縣治之左衆水之匯也每淫潦暴集則易圯圯則鯨背伏而往來阻矣今年夏又丁其厄我海岱劉侯蒞任之初即欲興修以水源未涸恐妨農業故俟之天根既見之時捐俸贖石鳩工經始屬貳尹建陽陳君董其役君曰營度謀畫吾職也朝夕勤劬吾分也然而狐狸狐搢聊以飾成又吾懼也於是憚心綜理一磚一石皆目睹而置之不爲一時謀而爲經久計閱月告成闔邑僉頌曰君之勞君之澤也君則曰侯勞心而吾勞力侯施恩而吾布澤侯之勞且澤者大矣敢貪以爲己功耶遂勒銘以紀之然侯之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六

河南印刷局印

有造於密寧止此乎勸農桑繕城堞公編審撫字而寓催科聽斷而懷哀矜其勞其澤固有十此者是舉也特其一端耳因並及之

重修卓君廟碑記

沛人翁深

密城內東北隅有卓君廟蓋漢太傅卓子康舊祠也子康曾爲密令稱循吏密人思之思之故祠之宜也歲久罹兵燹廟燬富平李君來令密攷邑乘修廢典不旁募士民獨出其俸餘鼎新之君子曰李君可謂通經博古事鬼不淫者矣禮士大夫之饗祀者有二里居以高節盛德惠澤桑梓者則祀之於其鄉服官能使教化大行著異政捍災患者則祀之於其筮仕之郡縣外是非諂則誣狄懷英除淫祀以千計特存四家江南避之今漢史載子康新莽時託病去官者十五六年建武初徵爲太傅封褒德侯節可謂高矣鄉人誤認其馬則不較雖學近黃老然亦人所難者密人誦其長吏不繩以大法

而譬之人情其人慚悔而去教化大行蝗起河南諸郡國獨不入密境豈非所謂著異政捍災患者耶夫如是又何忒於享祀也耶余又嘗讀漢史自宣帝嚴二千石之選綜核名實得人爲盛然以武健從事往往失之過察卓以長者之意矯之不特惠密亦以救漢治之衰也如此則凡爲守令者皆當於此乎取則焉又何疑於李君追崇之也或曰何不書太傅書褒德侯而必書君曰太傅天子之上公褒德者朝廷之大爵非密人之所敢私也且其爲密令時無此官無此封也密人亦祀密之君而已故曰宜也嗟乎卓君往矣自漢迄今幾兩千年密之人猶君之密之令猶追崇之密可謂不負卓君哉然皆自卓君不負密始也後之君於密者其亦有感於斯舉也乎丁酉十月書

答錢升階書

徵君孫奇逢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謂無一物一事一時一念而非道也真如日日飲不厭飲日日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七

河南印刷局印

食不厭食人不知只此是道故曰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劉念臺曰三十年胡亂走而今始知道不遠人蓋恍然自得於飲食之味也耳所聞目所見無處非性命之流行則無處非悅心之理義此之謂知德此之謂知道孔子忘年忘食顏子有進無止皆有得於其味故不容自己吾丈既知於日用飲食中體驗著力之久其味自出此段事原不借力於朋友第無朋友則作輟乘之僕回想從前非得良朋提撕則墮落也久矣老夫日所望於同人者大家鼓舞相與有成昔人謂二炭相然其中焰生分而置之不獨無焰且將不然矣望日逢生手復

又答

孫奇逢

三無道人歸來謂寬夫超悟多快論能起發人之志意升階敦篤無僞言能潛消人之浮氣不期晚年得此良友亦不敢以衰遲自外也老夫聞之躍然呼酒與三無道人對



酌曰此正我輩今日第一件事也回首從前相與之人奮發者固有墮落者更多只爲提攜無人遂以此爲不急之務以因循而成廢棄甫登途而車已回矣二仲各具入道之長正好相資爲用或以頓或以漸及其成功一也總之以有恒爲主恒則無時不得力無恒則天地間事毫不與我相干故曰恒德之固也三無臨路草此不盡寬夫別字不及作報逢生頓首

惠政橋記

邑舉人韓繼文

密城西郭外有深澗澗水盈澗不常非橋梁不濟而密之龍脈發於高高蜿蜒東來遇水界止則城郭不得受氣焉過峽引龍尤惟橋梁是賴舊有橋石甃相半不甚堅完崇禎壬申大雨圯於水經亂未能復迄今咸以爲憾我李賢侯之蒞密也將及四載政成三異未嘗恃鉤筭而奸得未嘗勤敲朴而訟理未嘗工催科而賦足未嘗窮荏苒而盜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八

河南印刷局印

息未嘗塵綜核務姑息而民畏且愛即其薄書之暇修舉廢墜凡境內舊蹟次第興復率以百世爲量費且不貲而民不知病此必有不令而行之術焉客冬乘農隙議修此橋宵旰籌畫不煩士民捐金五百餘兩糧二百石庀材鳩工選石棄甃期垂永久時出相視以均勞逸民不怨讟而趨若子來工無滯留而成以不日跨海鯨鯢垂天蝮蝮投杖澗壑之上臥影波流之中可謂惠而知政矣興作之始西郭水澗忽湧甘泉以資工汲檻楯不備苦難猝辦虔禱山靈遂掘得石楯念餘章恰符規制靈異若此謂非濟人之誠所感歟橋旣成侯之功於是不朽矣謹記

學宮碑記

韓繼文

學者取法聖人期於明體達用展疇采於當官留功名於汗簡以無負我大聖人宮牆之望而後此心始爲愉快故凡宦跡所履莫不苾芬祀事聊啓尊崇於萬一頃緣乾坤

鼎沸廟貌傾頽裸獻無所而精誠莫達蒿目扼腕亦蒞政服官者之所同也密學燬於兵數年於茲矣前任崔侯建正殿五楹僅屬草創尙穿風日其戟門兩廡崇聖祠明倫堂俱蕩焉無存宮牆淪落過者興嗟今李賢侯以遼左世冑來守茲土謁廟之初不勝於邑即慨然捐俸爲通邑倡黽呈經畫量日鳩庀首大成殿及櫺星門丹堊重施輪奐增美使人知聖域之崇嚴愈切仰止之思也次建崇聖祠三楹使人知淵源自出雖聖人亦有親也而孝思不可以不隆次建兩廡十四楹列祀明賢使人知作聖有階盡人可至雖後儒亦能耐也而景仰不可以不切次建戟門三楹明倫堂五楹宮牆外望邃密閔深使人知五教敷於斯五典惇於斯而聖功王化庶幾次第而興舉也侯之嘉惠於密寧有涯哉是役也經始於戊子十月落成於己丑六月不勞民財不煩民力而成此莫大之功爲密造無窮之福文不敏辱在宇下睹此破蹟不能已於言謹識其略如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九

河南印刷局印

是他如侯之盛美別有記載固更僕莫能數也姑俟異日載歌棠芾焉可矣

清

關帝廟碑記

邑令李芝蘭

當炎漢式微之際羣凶竊據豪傑蠡起帝不勝憤忿之心欲信大義於天下跡其協扶漢室忠義炳於日星歷代褒崇或以王或以帝豈獨有私於帝哉誠以帝之功德巍巍其食報固應爾也蘭於大清定鼎五年筮仕密邑竊以治民事神皆爲政之急務而兵燹虔劉之慘毒流祠宇焚燬無餘蘭於文廟寺觀創建修葺次第一新獨帝君廟在甕城內湫隘不稱豈所以崇祀典而妥靈爽乎惓惓於懷迄今五載恐瓜期屆而志莫遂也乃於壬辰秋卜地於城西門外庀材鳩工建造大殿拜殿各三楹左右廡樂樓大門牆垣禪堂一一完備費越千金匠作夫役量給工價咸歡呼踴躍未百日而工竣是皆

帝之威靈默相之入廟者瞻仰榱桷輪奐巍巍庶益思所以崇敬哉

敬一亭碑記

邑令王 珏

明世宗詔天下學宮建敬一亭於明倫堂後且爲之箴並列范子心箴程子四箴以垂訓豈曰亭也而亭之云爾哉誠以學宮者人才之所自出敬一者聖學之所以入也自密城淪胥學宮蕩爲瓦礫聖朝御宇休養生息二十年來次第修舉密始有學然殿廡外僅有明倫堂無復議及此者余每惕然傷之非傷亭之圯也傷敬一之義不明寄學宮於空名沒人心於功利也夫人而既讀聖人之書則必爲聖人之徒既爲聖人之徒則必學聖人之學何爲視聽言動失其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墮其行也是學聖人之學而不知心聖人之心也夫聖人之心敬一而已心之發視聽言動而已敬則能慎其獨一則能止於善不敬則不一不一則不敬也此教化之所歸敬勝惟一之

密 縣 志

卷十八 藝文

十

河南印刷局印

傳於日星雲漢昭著於天而不可磨滅者也使由此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推之於鄉國天下有不人才出而風俗成者哉余小子承流宣化責有攸歸亭之重建意蓋有在嗚呼密之人士游茲亭者讀范子之箴當思心之所以正讀程子之箴當思視聽言動之合禮載觀明世宗之箴懷懷乎朝廷之法不敢輕犯庶幾心得其心者亦學得其學矣密人士尙勉之哉

丈石崖冬禊序

王 珏

修禊春事也西京雜記所載暨王右軍蘭亭序皆於三月上巳若柏子池邊與盥濯食蓬餌則正月上辰矣至於馬融西第頌劉禎魯都賦所稱如西北戌亥元石承輪又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被禳國子水嬉蓋不獨春爲然而秋亦然特未聞有修禊於冬者癸卯之歲時和年豐四境寧謐訟事簡稀乃十月三日有溫先生招遊雲莊遂訪紅

葉是日也天晴無風黃花白雲之間簾草聯飲致足樂也錢升階曰盍往觀丈石崖乎  
奇峰聳聳怪石盤互碧潭龍霧沙洲雁雲俄至袁中郎醉書大字處日華夕照霞光耀  
燦古樹歷亂藻荇紛披視金華泉猶襟帶也岸東有竹園琅玕千箇浮翠撲人而麥種  
蒜秧之近於溪者又彌望皆是雖冬之十月亦何異於春二三月秋七八月時哉因偕  
諸君子於曲水流觴賦詩紀事并爲之序云

城隍廟碑記

邑令李居易

城隍司土之神其稟命於帝與邑宰等故享厥祀潔其牲不獨爲雉堞之崔巍隍池之  
深浚也立廟棲神人敬斯至神固不在漠漠焉矣予來承乏略廟舍傾頽不敬莫大於  
是乃庀材鳩工拙其椽之腐者補其瓦之解者鱗次其椽雷簷櫺若寢若殿若東西廡  
之朽者圮者凡料若干工若干迄落成未嘗敢害民之力與財乃酌酒奠神召父老而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十一

河南印刷局印

諭之曰神之爲靈昭昭也曾在汝父老日用間特汝父老以神視廟以廟視神而不知  
以人事神故神與人不相接而人乘怠氣率多罹法網嬰三木囚囹圄耳汝父老其有  
率子弟孝友信義急公趨事者乎或若不孝不友不信不義不急公趨事者乎當其念  
之動汝自沈吟思維將進忽止將止復進者汝耶抑神之誘其衷也事行既著邑宰旌  
其善而表之或按其律而罪之爲笞爲杖爲徒流爲絞辟極刑汝曰宰官耶吁是亦神  
之爲也神不神於神而神於宰官宰官不神於宰官而神於百姓之自善自惡自賞自  
罰嗚呼故立廟棲神是勸汝父老若子弟以敬也汝等不以心與神合是雖欲邀福於  
神神其享諸官之法在神其赦諸於是父老咸曰向以廟事神而不知以心事神今聞  
諭矣敢不載志於是命工刻之石

縣治碑記

邑令衷鵬化

令承天子命宰一邑將以和神人齊上下除凋瘵之弊開樂利之源其臨民聽治之地必規模方正堂階高朗以尊朝廷而肅體統密舊治燬於兵瓦礫蕩然迨我聖清定鼎草昧初開履任者以西分司代之相循四十餘年偏隘殊甚且介在廟寺間陽陷於陰往往多不利則舊治當復不待智者而決也然或以爲傳舍或以爲不動公帑則損己而賈怨余心竊非之念前人不爲而待之今今復不爲而待之後是終無可爲之日也夫無籍而創者難爲力有籍而興者易爲功今見在官舍諸材尙多可用遂毅然詳請各憲卜吉於舊址而興作焉區畫丈計董役分工木料之樵朽者易之磚石之破缺者補之邑紳士復樂義急公量輸物料計用舊材十之七增新材十之三雖層簷鱗次不下百五十楹未兩月而俱落成爰命役糞除灑掃潔牲牢祀司土禮畢肅吾冠帶登堂視事既退不禁慨然太息曰嗟乎是煥然一新者即向者瓦礫之場也萍蹤宦跡孰樂

密 縣 志

卷十八 藝文

十一

河南印刷局印

爲此以淹歲月然乘時則速借便則省正可爲異日惜經費紓民力而還其舊觀即所以尊朝廷而肅體統也則是役也詎容視爲緩圖哉是爲記

檜陽書院碑記 在西街

衷鵬化

嘗誦大雅崧高之篇而歎山岳之鍾靈遠也漢魏以來潁川郡名賢接踵殆難更僕數至宋程氏二子出倡明理學孔子之道賴以不墜尤其著焉者也近代如新鄭高文襄禹州馬端肅洛水呂忠節後先相望而月川西川雲浦諸賢尤能導源河洛類皆挺生崧嶽之墟其豐功偉烈碩德宿學足以彪炳一時聲施後世密近接崧東且居大隗溱洧之間相傳爲黃帝訪道處亦神皋奧區也豈遂闐然無人起而追蹤前修爲密之山水生色耶而密之名乃特以令此者之卓太傅著夫太傅抽簪新室封爵建武上接西漢經術之終下開東漢名節之始雖治密事蹟別無可考而其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二

語則立身行己之道實爲密之人士教之矣余蒞任五載觀密之人士多天資聰穎能讀書之才則蘊蓄於前安知不發越於後况崧麓靈秘所結磅礴鬱積意必有特立奇偉非常之人出而振川嶽之光者此亦有司所亟當風勵造就之也余夙有志乎此因於西街置地創建檜陽書院講堂齋房廊廡庖湏俱備爲學子肄業之地又置田歲收租入以充延師膏火之資揭朱文公白鹿洞學規於堂壁附以象山義利之說俾諸生朝夕服習焉庶幾得窺天人性命之旨致修詞立誠之功以備朝廷舉賢任能之用將見文章事業後先媲美川嶽鍾靈信爲不爽於以上慰太傅於馨香蘋藻之餘是則余之志也已

尊經閣碑記

衷鵬化

夫經不以閣而後尊也學宮必尊之以閣入學宮者未有不望而知爲尊經閣也然相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十三

河南印書局印

與習其名而忘其義烏乎可蓋天之生民雖同此秉彝而成已成物與夫大法大倫之所在非聖人筆之於經則學者亦無由討論其宏綱細目以爲從事之途故名其閣曰尊經尊聖學也按密舊志閣有三楹遭逆寇焚燬四十年來凡有事於學宮者僅修補殿廡以祇承春秋之祀未有議及尊經閣者癸亥夏余來茲土齋心謁廟悚然念之以爲經不尊將何以爲學也越戊辰二月始克相敬一亭後基庀材鳩工尅期集力自矢獨任其費而邑之鄉先生及博士弟子聞之咸來相厥事焉而閣遂告成於是巍煥肅宮牆之觀宏廓洞絃誦之響登閣祭酒式樂式康乃進博士先生而揖之曰此聖人筦庫之寄也司教事者敬之哉又進諸弟子而揖之曰此聖人提命之訓也列巽序者勉之哉雖然又有說焉夫宰縣者主法法莫備於律職教者主學學莫備於經然而畔乎經即入乎律危微之介人心道心之幾不可不慎也故律所以止惡而經所以導善人

白復其善自易其惡則經常先而律常後矣五倫經之律也百行經之例也嚴吾之律精律之例匪徒好之實允蹈之善乎王新建之說尊經也曰求之吾心之陰陽消長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夫如是則六經律之一心一心律乎萬善進之爲尊主庇民之業退之爲守先待後之功是閣不虛建而經不虛尊也嗟夫吾日見夫入學宮者之有人也而切切焉爲密人士望之吾寧謂密人士遂以余言爲不謬也而實切切焉爲學宮期之故不揣固陋而紀之如此閣五楹高二丈許自二月始工迄六月落成凡百二十日始終董其工者爲廩生傅勳云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十四

河南印刷局印

文峯塔碑記

衷鵬化

青烏氏率以建置之吉凶相恐喝儒者多信之過矣夫世之信數者崇術信理者黜數要之見理不明爲數不精各相齟齬其是非亦難定耳密治東南隅舊有浮屠數級明末燬於兵密人士往往以不利科第爲憾夫儒者以毀淫祠攻異端爲事至於科第而未燬於兵密人士往往以不利科第爲憾夫儒者以毀淫祠攻異端爲事至於科第而又求庇於浮屠是何其言之刺謬耶密自兩進士外無掇巍科顯當世者豈果文峯故耶吾聞舜舉童土尹育空桑是未必以文峯而兆君相登巖廊也今其人曰巽地文明之象於理是矣而數未必然又曰卦氣之相對於數得矣而理又不必通然世之通理數者幾人哉其或因塔之建如磁之引鐵珀之拾芥氣類感而理數符亦未可知又何必不信其理不信其數而必不爲耶於是仍舊址計工而築之高二丈五尺從密人請也要之掇巍科顯當世豈盡文峯之賴也乎

利涉石碑記

邑令袁良怡

密東馬漢河邑之要衝也左通汴省右達洛陽其有公私之迫急者遇水潦輒不得過行旅患之前任衷君欲礪石以爲石工未半而山水暴漲盡圯於是往來者復阻余蒞任後念茲事最爲急務因相度地勢於上流五里店之西建焉伐石煨灰不月餘而功竣名之曰利涉石蓋取諸易之義也在易之需曰利涉大川需須也飲食之道也飲食必資五穀凡吾民之糶糴往來者則利涉之次曰蠱蠱壞也凡有子能裕其家能幹其父之蠱者孝子也則利涉之次曰頤頤養也觀頤自求口實是吾民之口實觀上以爲養也則利涉之次曰渙渙其羣而不黨聚爲奸以害吾政者則利涉之而未濟求濟無忤於人不逆於天者亦利涉之非是族也不得以利涉言以故獨於訟則有不利涉川之戒然訟之大象曰窒惕中吉言不終訟也不終訟而吉即涉亦何嘗不利哉然則利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十五

河南印刷局印

涉之時義大矣涉者勉之

重修光林寺碑記

邑令秦勳

稽古帝王出治必法天天有陰陽寒暑則之爲禮樂政刑一張一弛競綵育化中道也儒道也降及後世乃有佛法其教一以寂滅慈悲爲本非陰陽寒暑循環之理故儒者以異端目之然考佛之生在周昭王七年至匡王五年而終歷千餘載其法僅行西域至漢末入中國自是寔昌寔熾徒衆日盛祠宇徧海內雖有英主哲后不能廢此亦必有以致之矣嘗論之其道雖偏而不中然在衰世亦不嫌於矯枉過正昔聖人思勝殘去殺之善人苟能如佛之慈悲則可以無殘殺矣世人利慾薰心憧擾萬端種種惡孽從此而生苟能爲佛之清淨寂滅則可以無利慾矣卻利慾於己而以慈悲遇物其意亦何惡於天下哉故以佛法視聖道則非以佛法訓末俗則善苟人人以佛法自修慈



悲而無慘刻清淨而無利慾天下同風豈非華胥之世乎密邑光林寺創始於拓跋魏歷唐宋元明迄今幾二千年修廢者屢矣康熙壬戌前令李君新之歷七十載又將圯廢紳士議重修費無所出以貨寺樹興訟兩年未結余履任爲平反之擇端謹者董其事逾年而告成功焉因思余以涼德蒞茲土愧無以化吾民惟願遊寶刹者仰瞻佛像生皈依心以慧劍斷利慾以勤修生覺悟凌競無聞澆漓胥化庶幾惟禮樂政刑之遵享太平無事之福即謂通於中道儒道也可

創建龍神廟碑記

秦 勤

先王之制祭祀也有泰折泰昭坎壇王宮是不一制所祭則自天地日月寒暑以至山林川谷邱陵無不徧而廟祀龍神獨不見於禮經然吾知其非淫祀比也何則禮所祀者五曰法施於民也以死勤事也以勞定國也能禦大災捍大患也凡皆有功於民則

密 縣 志

卷十八 藝文

十六

河南印刷局印

相與俎豆之耳夫民以食爲天而農者衣食之原也故天子大蜡八皆爲農事而設蜡者索也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主以先嗇配以司嗇而百穀也農也郵表畷也貓虎也坊也水庸也凡有功於農者無不祀而龍獨不與焉夫雨暘時若歲乃有秋龍能承天布澤霖雨萬方甦旣稿之苗而使之興其爲功不更大於坊庸郵表畷哉則祀之也固宜癸酉之夏彌月不雨密人士蒿目而望雲霓呼籲無應乃往禱於登封之九龍山甘霖遂霽歲乃大熟因謀於報恩寺之左肖像而祀之報其功以示不忘也丙子陽月功竣祈余一言勒諸石乃拜手而爲之記

樂善碑記序

邑令鄧正琮

乾隆丁丑夏四月大雨五月遂次雨越六月上旬雨盛遂大水於是大河南北被淹州縣凡六十有三開歸陳三屬尤甚始淹時猶相保相聯無恙也及水不涸禾不登夏盡

秋深貧者家亡富者土曠失業之民半流離轉徙就食於豫西天子憫焉詔遷江右大中丞胡公代豫撫公既至按行郡邑無虛日所至謐如已廉得其情會朝命頒賑且議疏鑿水道中丞奏請內帑三百萬金興之至豫並出豫庫數百萬金分使地治者主之友邦佐之察災之輕重戶之多寡酌給焉或執役更得食功焉民大悅聞而歸者十數萬人中丞曰未也有歸者有不歸者遂下令諸郡視流亡所在給之資而送之還於是歸者又數萬人中丞又曰未也有能歸者有不能歸者其老稚尪羸許有司發倉以煮粥食之收集者亦數萬人而吾密故居西鄙又幸歲大熟前後留養蓋六百有八人此六百八人者既不自保而長流於他鄉又不能歸以就賑於故土苟鬻身而質陋將庸力而神疲其窮其慘固有出於鰥寡孤獨之外者乃皇慈以浹之憲德以綏之至周極渥庶其蘇矣然當是時民能無飢而不能無寒亦能爲暫而不能爲久也余爲惻然兩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十七

河南印刷局印

司鐸皇然而密人士乃更殷然因各出所有以大拯之既蠲之粥之又從而澡浴之冠之帶之巾之履之且上下衣之未已也復相與留之益加惠之遲之又久而後遣之俾得飽暖優游如此嗚呼守土者率言例此豈例然乎良由皇慈被於先憲德孚於後而吾密賢士正人與夫國商儒賈莫不懷仁慕義因是油油樂善不倦也樂善性也由性之情而措於事實績也刊於石非溢美也是役也孰鳴之孰翼之孰駢從而腋集之闕一不可並悉誌其名

文昌閣碑記

邑令張廷敬

密邑在羣山之中柏崖具茨拱其前雲隴雪霽環其後澗洧襟帶東西潞洹滹蓄其秀靈清淑之氣蜿蜒而鬱積士之生其間者自多忠信瑰奇之材漢唐以來代有偉人而形家之言固不尙也余承乏斯土見其士敦直節民氣淳厚久而益與相安乃擇城之

巽隅捐俸建閣以奉文昌之神余竊慨夫元明以來立象學宮祀事維虔而道家者流乃造爲化書陰騭又荒誕鄙俚以褻神而塗斯民之耳目近代一二代儒間爲辨正卒未克修明而表章之爲神一洗其誣考天官書文昌宮六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而春秋元命苞以爲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爵然則文昌自應指星言士之修其業者宜祀其所主之宿而余之所以致敬於神而曲體乎諸生之志者蓋爲此也而今而後密之人士庶幾爭相感發砥礪正其誼而明其道於以追蹤古人毋徒以此閣爲震巽配合得形勢之利欲邀福於神以弋取科名已也

蕭曹廟碑記

邑令邱景雲

蕭曹二公祠之建其爲吏者師乎曰二公嘗相漢矣非可以吏名也然則其建於各州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十八

河南印刷局印

縣之治也奈何曰蕭何爲沛王吏掾而曹則沛獄掾也吏豔之曰此中固有發跡者其人則奉以爲師爭自謹守以庶幾無過肯已矣密邑僻處山陬風淳而牘簡九房書吏向置主於房中祀焉乾隆癸巳二月前令張君倡率官吏建祠於治之東偏塑二公像合諸吏以祀之是年四月余蒞茲邑迨九月落成丐余文以記余聞二公之相漢也民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無矢載其清淨民以寧一然則清淨固二公之所以爲治者乎夫謹守管鑰者爲吏而舞文弄法者非吏木訥長厚者爲吏而刻深務名者非吏觀二公所行與所擇吏之事其堪爲吏法可知也昔卓君之蒞茲土也余不知其倡吏者何若然史稱其吏民親愛不忍棄之余不敏治績未能如古而愛民之心則一竊願爲吏者慎持文法謹身寡過體余無欺之心以不欺於民馴至民輸誠以獻無情不得盡辭而友助親睦共享太平之福豈惟爾吏能法蕭曹而進身有階哉

即以幾於漢治之近古也當無不可

貞石亭記

邑令景 綸

天地浩然之氣磅礴鬱積或鍾於人或毓於物其正大堅剛不可遏抑者良由所賦畀者然也故雖歷世久遠終遇有志之士爲之發隱闡幽藉以勵風俗而式澆薄寧非甚盛世歟余以嘉慶辛未蒞密越明年七月邑孝廉王君彭年持孝廉韓君哲夫所撰貞石記及所徵貞石亭詩介學博王君朱亭來言曰斯石也不附權奸可謂正矣不畏強禦可謂固矣命之曰貞宜矣惟二百年來棄置於荒煙蔓草中恐積久而人莫識其處且愈久而人竟不知其名也職是之懼竊欲因其址而葺亭以覆之并勒此記與詩於壁非徒以飾遊觀恣憩息亦聊以昭鑒戒耳敢請序余受而讀之而不禁憬然也考密於古爲鄆國小而侈羔隴楚沃息緩成風其失正固之義久矣特地處嵩高之麓居天

密 縣 志

卷十八 藝文

十九

河南印刷局印

下之中土沃而泉甘民樸而多壽其得於天不可謂非厚也方有明之季奄勢大張當時抗奇刑嬰慘禍百折而不同者固不乏人而奔走趨奉尊而戴之者亦滔滔皆是迨建祠之令下土木金碧窮工極巧更所在競靡矣乃獨此摩旗塊然之石義不苟就階陛以承詔佞之膝舉之不動鞭之不起其壯烈之氣洵足與楊左諸公爭光泉壤而願聽其委於荒原幽嶺日炙雨淋與瓦礫同朽豈不大可惜哉夫天既已鍾毓而賦畀之矣寧終忍其遏抑而不彰暴露而不爲之護庇耶於是假乎人而誘其衷或爲之歌詠或爲之叙記或爲之采輯而搜羅行見巍然煥然焜耀於山巔水涯之次不僅翰墨之輝光丹雘之璀璨已也將必有勃發其廉立之心卓然與茲石同不朽者則此一亭也所繫顧不重乎予不敏承乏於茲暮年矣既愧政令之無聞深喜斯舉之有益而觀成有日願操楮戰筆從諸君子相與賦詩宴飲以落之也是爲序

設立二十保義學記

邑令楊炳堃

今夫人勞思善處瘠土而無慮澆淫經正民興舍嚮學而莫言陶淑古者族黨州閭之會讀法飲射無非教也長幼揖遜無非學也而且鄉必有學家必有塾其民八歲而入小學舉凡孝弟忠信睦嫻任恤之道類皆耳熟能詳躬行不怠風之淳亦法之善也義學之設其猶鄉學家塾之遺乎我朝文教覃敷治化翔洽溥海內外庠序盈門下而一鄉一曲力能自給者類皆就傅從師以教其子弟幾幾誦誦相聞風行草偃矣惟是沾塗之侶守菑畬者不乏貧氓隴坂之間習芻牧者類皆備趁此外牽車服賈謀升斗以瞻昕朝負荷析薪業樵採以資饘粥若而人者欲其子弟之禮餽修羊經講牧豕蓋憂憂乎難之爰定我入中丞程公方伯楊公太守栗公特於義學一事俛焉孳孳實力興辦比歲以來各邑報設義學者不下數百處炳堃忝收是邦奉令承教於丁亥春大集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二十

河南印刷局印

簪帽谷輟囊蒙每休設義學一二處城鄉共得三十處計捐地五頃九十六畝錢四千八百六十八千文每年可得稞息錢六百三十八千三百九十文營始維艱圖終匪易除一切捐項草率通詳立案外用特立石將樂助芳名捐輸錢數及地畝房間四至坐落逐一開載永垂不朽所望後之君子舉善事而擴充之俾有基弗壞經費常贏將見陳書鼓篋四郊多絃誦之聲摩義漸仁比戶沐詩書之澤實不勝有厚望云

遊雲巖記

禹縣舉人馬士芳

樸麗子入雲巖見老翁歛膝端坐於巖內鬚眉如雪面奕奕有光知非常人趨前致敬老翁曰子何來對曰遊風后頂曰風后之遊樂乎曰樂風后頂與雲巖孰勝曰風后頂高峻雲巖幽秀各據其勝未易軒輊老翁曰風后頂高而露足大而無林孤峙天表而無所包含蘊育此外壯也雲巖在大壑中遠望蒼然無所見比至前嶺角一轉萬象軒

呈恍惚變幻驚目駭囑巖之中雲氣森然嘯吸巖壁醞釀霖滂巖之外崢嶸怪石如入武庫矛戟森森深窟寒潭蛟龍蟠據以時出沒感雷霆而神變化又有蒼松翠竹奇花異草禽鳥五色飛鳴上下斑斕成文韻諧韶濩此內壯也老夫愛之故常居之徐又曰觀子衣冠動止豈業儒者乎對曰然曰既業儒知儒之真乎曰小子寡昧何足以知之老翁曰孔孟而後真儒輩出代不乏人其失也漢燕唐浮宋陋祗此三者可以知真儒矣樸麗子唯唯拜教欲有所請顧視老翁目已暝遂退

萬里橋碑記

邑舉人韓 燧

夫濟水涉川端資舟楫憑虛御險惟賴橋梁雖地有囂僻而空谷寂歷之區罕確略約皆橋之類如魯論吾夫子所嘆爲山梁者其即此也歟余嘗學稼於茲向無橋梁而地道流謙日集於谷自東徂西行人窘焉乃敬約同志得資若干鳩工庀材而橋於是乎

密 縣 志

卷十八 藝文

二十一

河南刊刻局印

經始既成思所以名之者昔費禕之使蜀也武侯送之國門外橋上曰萬里之行自此始矣後因名曰萬里橋茲橋非九達之衢而窮僻之鄉可通帝京則於此發軔而振策吾烏測其所稅駕哉雖萬里焉可也因亦名之曰萬里橋

貞石記

邑舉人韓 城

貞石者邑東山之片石也石無知之物也石而小無知之尤者也曷爲稱以貞貞忠臣義士烈女節婦之美德而以石當之則其爲石也大矣明季魏奄之禍甚於漢之常侍天子方寵嘉之惟恐不至令天下爲立生祠中外遐邇海隅山陬皆惶恐奉詔而密之令踰踰爾乃召匠氏鳩庀材物出府庫竭民財悉力經營一日常數省試其工之勤惰工拙將落成令徘徊於兩楹之間而曰異日者稽顙而後拜歟抑拜而後稽顙歟顧泥塗於斯則褻其藉以石顧語石工曰石欲其精如玉斯瑩三日之內將於汝乎觀成而

工皇皇爾裘餼糧陟巖巖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皆將有足跡焉後得石不圓而方中堅外強赫然有光工曰可矣乃量度其長短廣狹厚薄大小約其輕重拭其色叩其質計其工之勞逸多寡走告令令稱善諭士庶擇吉日將以致斯石而密之民攘攘爾石在摩旗之阪不能輦致故工勞且倍至日令親料丁役催財物檢械器使金工執金器木工執度器石工執攻器役人各執其物修道路治橋梁將沛然而致乎斯石至則工人相其勢度其形以審厥宜工曰木稱之扛以犄角角橫犄縱繩摺之摺以綱維綱疏維密人承以肩如櫛斯比左之右之參之伍之錯之郤行仄行連行紆行齊其聲桀桀然合其聲格格然將沛然而致是石而石則矻矻爾工曰非石有餘也力不足也承其彌縫老者易以壯弱者易以強將沛然而致是石而石復矻矻爾令又使人前執酒糜後執鞭箠曰用命者賞不用命者誅人畏誅而趨賞各鼓舞其力以必欲致是石而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二十一

河南印刷局印

石終矻矻爾工役相顧無策而令亦曰已而吾寧舍之而歸而其狀若有所惘惘爾異哉斯石其殆所謂抱璞自完者耶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言君子之潔身立行如石之介而能貞也因相與貞斯石貞石不往必將有他石往而應其求者卒之魏璫誅而祠汗且瀦石亦遂漸滅於荆榛草莽瓦礫中矣而此石獨存蓋正而固之謂貞

重修開陽廟碑記

韓城

開陽廟之由來舊矣創建不知何時而重修者遠之在明嘉靖十四年近之在乾隆八年也邇來瓦解土壞又患傾圮邑紳趙君名揚目擊心惻命子執桓約鄉鄰吳誠宋立誠等捐貲募衆親董工作既修正殿並修東西之三仙廣生兩殿而山門道居樂樓各數楹則其所創建也是役也趙君之盛舉不可以不誌且是廟固余所嘗疑而欲辨之者又不可以不誌蓋三仙廣生之祠所在不乏開陽之名惟吾密有之而廟而祭之者

僅此一見也相傳以爲淫雨霏合經句不霽相與祈晴其中無不立應此說近理近亦有效之者至於奉其神以爲黃帝則疑當爲炎帝之誤蓋昔先王之制祭祀也凡有功利於民者即以其功烈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農能植百穀則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后土能平九州則祀以爲社若夫洪範休徵又時暘若羲仲受命宅曰暘谷調劑陰陽莫此爲重後之王者將丘其主以爲之司如農之爲穆后土之爲社非得以火德王之聖莫克有當此者於黃帝何居其在月令曰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今祝融之祀徧天下而炎帝之祀不傳疑偶見諸此也夫旣爲炎帝矣不稱其廟曰炎帝而曰開暘者何蓋其廟在開暘山之下故鄉人因以名之云爾且夫開暘之名固與余之稱炎帝者其義有合也

玉仙觀碑記

在牛店西溪水南岸

韓城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二十三

河南印刷局印

壬寅春正月吾友近義冉君造余而請曰吾里之玉仙觀崩解久矣余與諸君約衆捐貲鳩工庀材幸竣焉煩君爲文以記之玉仙觀余嘗數過其地面山背河廟甚幽雅獨其巖然而臨於上者環佩丁東茫然不能考其爲何神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數者不在祀典余懼立言之無從也固辭焉越數日冉君復來曰前感君言再至其地尋古碣得筆載至正年間里人數禱雨其地輒應因重修焉前人亦有記之者矣君踵而增之可乎余曰不可夫祁寒暑雨古有其制然雩宗祭水旱者也若夫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者皆曰神宜有祀故後世有禱雨於龍神者意本諸此而於玉仙乎不聞冉君曰抑余又聞之玉仙亦名帝仙邑之東有廟曰天仙邑乘載其爲舜妃娥皇女英之祠茲之云帝仙者猶亦帝舜之二妃而益之以癸比者歟余曰如是言是尤荒唐



不可考信而惑之又惑者也夫堯揚側陋降女媯汭則立廟宜在其鄉之土即檀弓所載舜死蒼梧三妃從之不及而世傳其溺於湘江以死則其廟又宜在湘之濱如昌黎之所記黃陵碑是也何爲而祀於密也君其果於信俗而善爲附會者歟未敢以爲據焉冉君作而言曰迂哉君也天下有借端於此而致用於彼者固不可以拘墟之見致令事之不舉也古者鄉社醮臘春秋祈報各有所祀而後世無之術有序黨有庠而後世無之此廟爲吾里遠近適均之地吾里俗近古無商賈奇袤游觀技巧之誦耀而民安素業若於農隙之節會祈穀報賽飲射讀法則里俗可興而鄉子弟之秀良者同延塾師課詩書習禮教舉於是乎有藉焉而必求其神以實之世乃彘彘拘拘之見而不適於時者歟且有其舉之莫或廢也余聞之而瞿然曰是也

壽聖寺碑記

邑舉人李曰巖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二十四

河南印刷局印

縣治東舊有寺曰壽聖背山面河高高峙其西柏崖具茨拱其南每天氣清爽散步山門外則見羣峰盤紆環列如屏而溱流之經邱尋壑朝宗而東者復爲之襟帶焉余爲童子時嘗從鄉先生遊其地阻雨大雄殿因目余曰是爲佛記稱周昭王二十四年天竺王如摩那氏夢天降金人生太子至穆王二年明星見而道成爲世尊西域稱聖人焉其爲教也大率以空爲色以滅爲明其書曰佛覺也覺一切種智復能覺有情如睡夢覺也與吾儒盡性至命之道不同然能絕嗜欲公貨財布衣蔬食隨地而安可謂無所動於中者矣故士之蕭散孤介而不欲違其本心者往往匿跡其中或亦有可取歟余唯唯迄今思之吾儒之教何獨不然夫復禮必克己養心在寡欲未有役於物而猶可與進於道者彼憧憧遂遂陽以慕夫道義而陰以隨其貪鄙者又何爲哉所異者焚頂燒指斷臂鬻身禍福之說動於中以至變本加厲耳漢永平間佛始流入中國其間

聖人迭興而禪林之建造例不爲禁豈徒孤獨廢疾者有養哉世固有理所不能喻法所不能防偶觸於鷲嶺鷄園之說不覺廢然返者畧其短而用其長亦未必非覺世隔民之一助也是寺之興廢屢矣甲寅春因山門菩薩閣之舊增新之夏五月兼修大雄殿工竣將勒諸石猶憶少所聞於鄉先生者言雖創而意亦有當也因撮其要書之以爲記

觀音閣碑記

邑歲貢錢九韶

余村舊稱仁里諸父老嘗備述其盛矣國朝定鼎後戶口殷繁室廬櫛比村之東數武有觀音閣翠瓦朱樞掩映雲樹間閣外溪流透迤架橋而渡坦衢如矢遠可馳馬綠篠青蓮之茂映帶左右故其時流寓諸君子如楊雪樵翁古古稍惕翁馬茶史每登閣臨眺作爲詩歌殘碑敗楮至今猶有存者康熙四十五年波臣爲患綠圃藍畦概成沙鹵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二十五

河南印刷局印

閣亦傾仄不可支鄉前輩移建於村之西北隅瞿曇寄棲已五十餘年比來水道南還一線月波仍抱村而走且園圃日增雜以楊柳數千株芙蓉數萬本沃沃菁菁之中樓臺隱見前所謂繞門環秀水夾岸茂香杭者今復見之有志者久欲建閣以還其舊適邑侯馬鐵厓夫子攜善青烏術者遊歷至此徘徊久之曰嘻此地別有洞天哉第街首畧無關鎖必豎一閣使風迴氣聚將文運昌明必大有可觀者余謀之族兄太民兄慨然曰此余夙願也即日會我同族以及二三戚好各量力捐輸鳩工庀材於乙酉晚春經始至新秋而告竣仍肖大士神像於中增火星眼光二神像於左右楹栴崢嶸金碧煜爚可謂有志竟成矣因思士君子克自琢磨掇巍科拖金紫原屬分內於閣乎何與形家者言詎可盡信耶惟是花晨月夕偶一登臨攬巖上之煙雲挹畦邊之風景有令人傾洒襟懷曠然自得者斯舉又烏容已耶况安神靈而肅觀瞻俾皈依大衆懷懷

乎隱若大士之伺其惡而佑其善者八垢淨盡十行同圓則牟尼象數不可補禮樂政刑之所不及哉是爲記

邑侯楊公重刻卓君祠捐田碑記

公名泰起

邑舉人張耿南

密之思卓君猶周之思召公也雖然思召公不過周人而卓君乃自漢迄今猶耿耿於心而不能去卓君即深仁豈能及於千數百載之後密人即好德豈猶念於千數百載之前所以然者賴有繼卓君者爲之日引而月長也繼卓君者不數見民曰安得卓君也而卓君之名益彰繼卓君者不數見而幸見民曰復見卓君也而卓君之名又益彰由是言之莫爲之後雖盛弗傳豈不信哉邑侯江津楊公今之卓君也蒞任以來顏其堂曰懷卓又於大隗鎮卓君祠命式廓之又於縣治內卓君祠命修葺之歲時禋祀齋戒躬臨必誠必敬吾密士民幸從今之卓君以事昔年卓君十有四年矣己巳秋祠事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二十六

河南印刷局印

畢拂拭殘碑訪問故老知有香火田三十畝而捐田者爲余高祖公召余至諭曰善不可不傳於後非以爲名以存實也吾至密十餘年軼事僅得大略使遲之又久文獻無徵捐田之人不可考即所捐之田或有不可知者褒德侯何恃而不等於皋陶庭堅乎是宜有言以垂不朽君念先德其具述以聞余維先人無所爲而爲善小子何容表暴又維公之有是命也豈余先人之爲爲卓君祊田也亦豈卓君之爲爲吾密民心也公以民心爲心而永矢其俎豆前賢之心而且欲觀感而興者共矢其俎豆前賢之心推是心也愛古人不敢薄今人敬古人又何敢怨今人古人不可及而可及今而後數數見卓君矣今而後日引月長之名不獨卓君矣夫一事之舉而用以相勸於無窮公之德也密之幸也雖闡幽顯微余先人與有榮施而與人爲善其量莫大有不敢戴爲私恩者余何嫌而不勉承公命乎余高祖捐田事在康熙間謹述端末請公裁定以勒

諸石云

賀任夫王子登賢書序

邑舉人張綱芳

嘉慶丙子吾密登賢書者曰王子任夫榜甫發邑人翕然曰固知必爲王子也又曰是爲發朝王子未可量也又曰是爲片玉一枝王氏大有人也爲是言者非能盡知王子而嘖嘖人口衆無異辭勦說歟雷同歟何據而云然歟蓋王氏爲密之望也久矣余方童穉趨承庭訓聞所謂吾密某某者世德也端人也或師友燕集杯酒品題聞所謂吾密世德與端人某某其選也即間至桑陰荷渚聆漁子之雌黃採耕夫之月旦謂某氏者有賢父兄某氏者有肖子弟自少及長耳熟心醉大約以王氏爲首稱厥後遊歷庠序從事賓賢晉接乎都人士鄉先生則見童顏鶴姿古道照人皓然若采芝於商山者王子之曾祖耀九公也寬厚渾穆莫測涯際森乎若叔度之千頃者王子之叔祖用貞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二十七

河南印刷局印

公也其十長余者曰敬之曰勉之曰乘之並王子之諸父也其爲人也謙謙自牧諤諤然有所可否其爲余姻者念祖王子之從父行也其爲人也和而能立若玉之溫潤而栗其他卅兮弁兮有造有德所謂循循規矩不問而知爲誰氏子也而王子者少而孤敏而好學賢書誕發若先路然則進未可量而繼起有人人言無間余且尤而效之不自知其阿好否也天下有無得失之數人之以力爭者多矣至功名知遇則曰是命在非人所得主也今王子知遇不啻人人代爲主之人果得而主乎主之者仍王子也王子能自主乎主之者積善餘慶之由來者遠也余存此語於意中未敢以聞於人是歲嘉平李子廷榮錢子九扶郭子大馥等求余言以賀王子余不敢以無徵之諛厚誣君子因述向所聞見者如此過此以往其聞見視昔異同何如則尤幸王子之有以示我也爲序

王孝子傳

滎陽翰林孫欽昂

王太學格凝字道夫密人事嗣母郭以孝聞咸豐癸丑春有粵寇引避者皆以族呼太學太學曰吾母老且病動則殆矣寇亦猶人吾寧以誠相感郭時年逾百齡轉側因人聞警麾子婦令去太學室人張婉言慰藉侍奉不少離左右寇至以狀白酋酋異之呼太學與語益異之既而顧謂其曹曰吾輩自越而楚而皖而豫轉徙數千里間守令輒先期率邑人遁去或叟於室焉或媪於室焉罕睹其子婦頃見此人誠孝子也吾不可以犯孝子之門遂餽以黍肉而去

迂翁傳

孫欽昂

翁姓憲始號曰愚因所行多疏遠而關於事情人恒以迂目之翁曰迂較愚爲愈矣遂以迂自號相傳以爲迂翁云翁年近古稀而色若嬰兒口啞啞然造次不能以自達家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二十八

河南印刷局印

不中貲而期期艾艾有慷慨激烈之風經歲大稜翁家室嗷嗷左右支絀而親族之貧困輒減用以周之即不能必憤然曰吾深疾夫自豐而不恤其親者闔邑賓興局翁經理有年每科按名資錢千五百及更季減三分之一翁欲捐其數以付之而未果乃色然曰吾深疾夫有力而不充其費者昔范氏義田呂氏孝陸田翁嘗考其條約而稱道不衰於是積資治田三十五畝名孝慈田曰吾爲不孝不弟者警也吾爲教孝教弟者勸也且爲可教孝而不教孝可教弟而不教弟者愧也居恒以古人自律而於世人多白眼人咸以爲此不達時務之迂翁也翁偶聞之輒應曰唯翁字定侯名致麟王其姓

李脩館先生德教碑銘

孫欽昂

滎陽李脩館先生諱芸生以同治十年八月十九日卒於里第春秋七十有二是年十

有一月葬於城西北之原門人執紼而送者數十百人既葬會哭將退咸瞻望徘徊戀戀不能去一口謂欽昂曰先生固自不朽所著三可堂集莫不目爲文章盛業益不朽然其一生行誼志於幽而未詩於顯仰溯淵源來茲其何以昭示也是宜碑銘銘之則莫如子宜欽昂不敢辭時先生之子茂才宗沆早沒孫元楷嗣門人以告元楷舍杖再拜則相與刻銘文曰隴西之裔育絲晉陽有明遷密世務耕桑曠僚而貴天爵揚揚贈公曰玠誕生哲人神光照舍芒耀星辰沖齡多故靈萱早彫煙寒土鏗家室漂搖贈公有行遠遊汝邑仲叔父母撫之成立束髮受書羣兒莫及事叔父母如事父母藹然孝子交稱衆口歲值饑疫天災流行痛失所撫俯仰伶仃含辛勵學由苦得卓弱冠就試芹宮秀擢由是科歲試輒冠軍文名鵲噪硯鐵生春贈公迎還涕洟汎瀾歡承菽水循彼陔蘭藹然孝子里黨嗟嘆叔父之債身後累累人久焚券焉望其歸百計捭播而竟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二十九

河南印刷局印

歸之追成先志傳爲盛事聞望日增鸚薦屢膺年近強仕賢書始登令即大起抗節金貂用作霖雨九野流膏用操鑑衡滿月當霄鞭頑朴梗亦足以豪天胡靳之浮雲蔽目若益其疾實高其躅授以道鐸鳴應山谷士習翫階厲俗儒潢汙行潦朝滿夕除淺根薄植搖落須臾不有哲人孰破其愚矯矯先生吐納閔深松柏蒼翠悠悠古心文成一字百鍊精金譜爲風雅抗墜其音教先敦品力振委靡篤因其材栽培無已罔曰蔽明明司以耳聲入心通洞然條理大鳴小鳴叩者驚喜宋儒之理漢儒之經春華秋實茂育羣英巍科颯舉揚于王庭親知皆云三族推仁久交而敬方之平仲又如彥方德被一鄉人感其惠而畏其剛君子慙慙遜謝弗遑人亦有言往者城守率衆登陴寇聞遠走倚重官民敘功惟首君子謙謙勤勞弗有廉本於孝施無望報責己恕人罔非身教豈獨斯文開示蘊奧哲人萎矣山木頽唐愴動遐邇况列門牆冰淵遺訓追念涕

滂辦香敬熱略次行藏用垂厥後後人有作世澤芬芳發舒磅礴勒石爲銘壽同嵩  
洛

重修光林寺碑記

邑進士丁建業

密治東光林舊寺昉於拓跋魏二千年來完廢度新踵事增華諸凡流連光景之詞前人述之備矣己卯秋德涵陳翁蘭閣王先生吾鄉老名宿也偕步禪林見佛殿山門半蝕風雨周圍垣牆幾盡傾頽慨然有重修之志爰與住持寂瑞等約會陳白玉任諸公各捐募以勦厥事越明年鳩工庀材易其木之朽者鱗次其瓦之解者葺牆垣補階砌若佛若應真若前後左右廊廡諸神像以次繪飾費越五百餘金經起告成凡百五十日也工竣先生召余至僧舍煮茗接談相顧而樂之是夕藉榻就寢夢一老僧顧眉兒齒入室序寒溫道及因果之事余曰聖賢之爲善無所爲而爲者也有所爲而爲其事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三十

河南印刷局印

雖合乎天理其心已純乎人欲故佛氏福田之說君子弗道也僧曰子之言善矣然用以律己則可用以律人則不可用以律君子猶可用以律天下之人則斷不可何則佛氏之因果譬諸聖人之刑賞有因慕賞而爲善者但與其善而不責其爲求賞而然也有因畏刑而爲善者聖人亦與其善而不責其爲畏刑而然也使以刑賞導民而復責其慕賞畏刑之爲人欲是不激勸於刑賞謂之不善激勸於刑賞又謂之不善人將無所措手足矣蓋天下上智少而凡民多刑賞者爲中人以下施教因果者爲中人以下說法世固有理所不能喻法所不能防偶觸於鷲嶺雞園之說爲之廢然返者安見慧劍慈航不足以濟刑賞之所不及也語畢飛錫出余急起挽留洒然驚覺乃悟釋之與儒立教雖異其大意約歸於覺世牖民而先生之有志竟成彌老彌壯者殆以是也

爲記

重修三仙聖母殿碑記

邑歲貢王魁臣

嘉慶己卯余再館於登密之交越明年門人張子大文以三仙觀重修三仙聖母殿丐余爲文意不自意也而重違其意既復携所繪圖示余余觀其地突起高阜餘氣左右環抱如丹鳳之張其兩翼膺綏谿尾馬嶺塢柏林陰翳儼若羽毛地形固勝是宜有仙靈棲止而爲民降福者矣惟是覽圖之所載三仙觀蓋統名也有玉皇殿宋史稱玉皇大帝真宗親祀之有老君殿唐史稱玄元皇帝自高祖世祀之有祖師殿明稱北極佑聖真君後改稱真武人祀之而皆知之即靈官在招提爲王姓出釋典在九天使者廟中爲張姓出太平廣記或不盡知而亦莫不知之側爲子孫殿主宜子孫前爲龍王主河爲蟲王主百蟲將軍驅害稼者祠最古尤婦孺所知知而祀之宜也獨東北隅一殿所祀三仙聖母爲不可知則曷爲祀之乎或曰舜之三妃娥皇女英癸比是邑韓哲夫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三十一

河南印刷局印

孝廉嘗辨之矣俗又指爲趙玄壇三妹特出封神演義田野人樂其怪誕之說而儒者不道竊見道家供三官像皆冕旒儀爲王者一爲天官司天一爲地官司地三爲水官司水乃三元之正神茲母乃竊其名而易其貌以爲天之道惟陰與陽地之道惟柔與剛水之道惟河與江既祀三官何不可更祀三仙遂施雲冠玉佩復加徽號附於岱嶽天妃之尊而歆動人以示異歟未可知也然而旱則祈雨甘霖澍矣潦則祈晴百穀成矣婦女羅列無所引嫌晨夕拜禱既樂且耽時有不和凶荒天札里之人恃聖母慈愛而罔不悅久矣且夫聲靈赫濯依庇萬民而莫知所指莫知所始者無過都邑城隍之神然奉勅建修廟貌徧天下王公侯伯封各有差胡爲者信乎聰明正直能禦大災捍大患者之必宜在祀典也而又何異於三仙聖母之莫知所指莫知所始哉董是役者善士吳暄等六人衆咸景從經營於戊寅之夏落成於己卯之冬瓴甌一新牆垣四固



丹青金碧焜耀乎其中旁及鑪案無不供具斯亦足以昭誠敬而妥仙靈矣餘材所施並妝靈官法像此報德之盛舉且以邀後惠於無窮也故序之如右

聖水峪記

邑舉人李統一

密之東北隅有聖水峪峪於文爲山谷此水出山谷間故稱峪有石穴徑六七尺深可丈餘水出其底居民以礮石鑿之高六七尺周圍兩丈餘上鋪石板下向南有門水出其中世所稱聖水峪池者也其名聖者聖神明不測之號此水有數異人不能測故因以名焉其異奈何凡山谷之泉皆以旱澇爲盛衰此則亢陽連月不爲減霖雨彌旬不爲增有夷險一節之象焉此其異一也歲將饑則漸減或停而不流甚或伏而見底底有小坎深不盈尺汲者以瓢挹之終日如故及將豐則漸增漸盛不數日而湧出池門居民以之占豐凶有前知之象焉此其異二也下流有水磨及鄭州之東船亦行焉雖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三十二

河南印刷局印

合衆流而此水力獨巨得之則磨加疾船加载磨夫篙工皆知之此其異三也北宋都汴以汴水運糧汴源出滎南大周山東北合京索諸水而聖水自西南注之至中牟爲汴水故此水亦爲汴源父老相傳曾有海菜從池中浮出寺僧以篩承之得菜數筥則其源通尾閘可知此其異四也有此數異人以為不測故名聖也更有甚異而頗涉不經者嘉慶癸酉河南大饑人相食相傳此池涸至底底有平石若牀羣兒輒嬉遊其中及甲戌之春忽見老叟臥石上叱之曰速去狗且吠汝兒驚走出甫及門水已在其後矣此語雖不經然以上諸異推之安知穴底之非龍宮耶穴純石無土摩挲既久皆光滑如砥水甚清而色黑有遊魚長數寸出沒水中至池門即回終不出人亦莫能得焉池上有龍王廟以池水黑故稱黑龍王且以別於迤西之黃龍也池之東北有九嶺號九龍口其西北有小山寨之名蜘蛛山有羣龍吸蛛之意俗譌爲孤山則淺矣光緒甲

辰有白銘堂者世居峪上謂聖水雖載邑志而語甚畧未足盡聖之字義請余爲記余因續之以俟後之採訪者

密問 代平原裴芳山作

邑舉人韓維屏

歲在丁丑十月之交予閱新纂邑乘見其繁簡合度體裁釐然讀方竟適有遠方客至夜間相款客顧予而問曰子密之世家也當稔知密吾宿聞密多佳山水欲徧遊焉子盍爲我言之乎予應之曰皇皇宇宙無窮奇偉蕞爾吾密太倉一粟烏足以污客聽即賢士名流之過此者不鄙爲暗嘍薄爲溝瀆亦幸耳又奚足當客之一盼耶客曰子毋攜謙願聞其詳予對曰原夫密古爲鄆國是高辛氏祝融之墟也在禹貢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其地雖不甚廣而有分土有屬邑載於詩著於傳固古建國也秦併六國改置郡縣至漢高祖平定海內始置密縣屬河南郡此密之所由昉也其後晉屬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三十三

河南印刷局印

滎陽郡隋屬鄭州而總曰密縣唐武德三年改爲密州不久尋改爲密縣宋時因之元改爲密雲縣屬鈞州明仍改爲密縣屬禹州國朝初因之今改屬開封郡蓋密之由來也舊矣星分柳之七度處辰火闕伯之地豈周初封鄆而爲闕伯之祭主乎此其錫名分野之可攷者也試以山言之環密皆山也其正北青屏峻秀實爲縣治之主而爲衆山之鼻祖其後則三峯特起勢插雲表邑中望之儼若三台是曰雲龍亦號侵雲迤西而開陽雪霽雄偉凝重是邑人禱雨之處也又西則起伏相連勢如遊龍是曰龍崖再西傘蓋香爐相對並峙而土人亦呼之爲小頂云若夫山頂平行方正端嚴在山海經所云浮戲之山下有綏谿綏水出焉者實縣西之大方山乃若勢高而大林木森蔚巖巖之徑非樵不登所云上峪中峪下峪者而總曰香峪山以及壤接鞏汜界連登封是多異草兼產幽蘭爲蘭公夫婦化鶴之處則有如蘭崖鳳凰諸山凡此皆嵩之東麓縣

治西北之名山也其西南諸峯形如削成望之巍然而雙峙者則海山與香山也連亘而南復折而東一峯特起高出羣山形如俯澗是曰栲栳又東曰火門山夷堅志所云墮門山居五箭之地者即指此也而俗亦訛爲火煤山云至於古柏茂林下有龍湫者爲栢崖山若水經所云東西承雲二水出其下流經超化則今之破荆即古之承雲歟至若與承雲脈絡貫注重峯疊嶺各據名勝則有如七敏大鴻石樓大驪而總名之曰具茨山蓋極密山之佳麗而爲縣治之大觀也極東南曰風后頂高與雲齊半在密而半入新鄭界矣邑之東北地界滎陽岡阜匝中起一峯山上有孔以石投之鑿然有聲傳云軒轅立旗於此故名摩旗山稍東則天欲雨而雲先出其氣蜿蜒而南注者是爲雲朦亦曰雲母山又南橫亘數里高僅十餘丈者實古之所謂恭山而今亦以其形如浮舟遂共呼之爲浮山焉若夫龜山筆架之以形名朋山橫山之以地名大驪張果

密 縣 志

卷十八 藝文

三十四

河南印書局印

之以人名蜘蛛鬪牛之以物名以及爲岡爲陵爲阜爲邱蓋有不可勝言者矣客曰莫高匪山旣切仰止莫潤乎水願再聞命對曰密之水澗溪沼沚積而成川清澗可以見鱗險隘不能通舟然而積一勺以成多附衆流而東注其脈絡亦可詳數也密水莫大於洧其源出馬嶺山流經超化而以金華泉注之其勢始大其西南一支又爲平陌河源出登封許由坪東流隱現不常過靈羊洞入超化注於洧其西北一支爲緩水源出大方山流經宏農太守張伯雅墓復東南經士鄆亭流入青石河襄水注之至超化西北匯於洧正北一支爲子節水源出黃柏澗達瓦店古押川南合柳溝之水附於緩以入於洧他若西流泉藤花腦泉凡縣治西北之水皆附焉洧水東流不數里而縣治東之滴瀝泉自北注焉又東則承雲二水自南注焉又東則朝陽水瑣泉微水蛟河水楊河水雲崖水曲梁水零鳥塢水馬關水或南來或北赴一一注焉又東南至交流崖而

與溱水合所謂雙泊河者是也溱水之源出自滎陽在密極東北界獨爲一支經五虎廟下太山廟達响潭河南入於洧蓋溱洧合而即屬新鄭界矣若夫交華泉之懸流數丈湍激如花南泉澗之夾岸伏流水聲潺湲以及飛泉瀨之巧如夏雲石號錦洲龍池溝之石罅叢泉滴瀝成聲者則皆增遊觀之勝覽助詩賦之雅趣焉他若虎跑泉則太子宜白之遺事傳焉白龍潭則李公生祠之遺像在焉更有如龍池如甘露如靈感諸泉不可枚舉總之千潭萬溪要皆同注於洧合於大河以期朝宗於海則是密之水也客若惠顧敝邑僕請向丈石崖前洧水灘上盤桓於雲崖瀑布之間覓仙蹤以醉高風以酬山水之願若他有登臨僕恐未能從也客曰設險以守國信如子言山重疊而水環回其形勝不可恃歟對曰密在萬谷之中即山爲城即谿爲隄地近兩室形號如堂澗溪阨塞道路逼仄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轡比羊腸之多曲似鳥道之難通此固有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三十五

河南印刷局印

地利之可恃然終不如人和之爲臧客曰形勝不必辨矣然夙聞貴邑風俗醇樸今何如乎對曰士重節義俗尙廉恥念於奉公勤於自治深愛儉約最惡華麗語音皆同嗜好惟一明動晦休男耕女織恥於鬪訟拙於謀利不奉佛教不信堪輿終年勞苦而無一日之逸有蟋蟀樞楡之憂思無鬪雞走狗之氣習蓋地寥故民貧民貧故多思短於謀故無出外貿易之人安於愚故有土著不易之俗客曰密俗誠善矣亦有人物卓卓足以光史冊而輝閭里者乎對曰千里一聖百里一賢賢聖未嘗無也十步之澤有香草十室之邑有良士人才亦不乏也密雖彈丸亦應有之一言乎神聖則有若風后大騏真人一言乎儒林則有若侯霸張德一言乎德行則有若卓茂索長官一言乎政治則有若杜君美明格公葉預陳綱一言乎忠烈則有若常十朱敏汗魏登科馬體健郭光斗一言乎義行則有若王順牛全韓忠韓恕魏尙謙許文明一言乎文學則有若張

純方舉董聰張仝張麒楚愷楚麟劉楫歐陽周閣周民黃縉韓繼文郭達文煒王慎行  
馮昌期陳錡一言乎武威則有若劉先黃孟英劉廣劉傑閣閱一言乎仙釋則有若上  
成公卜成蘭公夫婦一言乎貞節則有若萬氏楚氏錢尙德女方氏梁氏之雙節蔡氏  
李氏魏氏之一門三節一言乎隱逸則有若盧照麟晁冲之一言乎流寓則有若翁深  
趙御衆楊思聖禹好善斬于中阮漢文韓原潛此皆有明以前之賢豪載在邑乘昭然  
可接者也客曰我朝人文蔚起踵事增華子何妨約略言之對曰請舉其概若閣澤長  
李士珫開科名之先張問明郭耀較立事業之隆鄭有四錢佳選闡理道之精楊孝陳  
邦寵劉清端木世奇周維翰韓元燾陳榮我先大祖天眷公樹節義之望李遐齡司南  
鄧隆屈正宸周相張星爛蔡良瑞陳杲宏政治之才陳日章張體仁黃在中張大椿石  
璽馮松年鄭樹疆韓一模周維城韓完李曰巖魏士俊周繩文錢永春張維新蔡靖等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三十六

河南印刷局印

擅文章之譽楊權郭紫明王九域谷萬年周裕元張森吉李咸亨陳宏韓杲李景侗張  
瑤光楊耀何宗孔禹永年黃溶韓一楷樊鍊呂廣周夢熊張煒韓士行楚濬等敷文教  
之澤蔡得吉顧之麟韓萃業喬芳秀李見龍陳日旦傅元國副武師之用此則僕之所  
能道者若遺忘而未及道者固多而勳業文章不可量其所至者尤多也大抵密近崧  
高河嶽靈秀之所鍾代不乏人第愧僕雖幸邀科名出宰百里然終恨不克自振拔耳  
客曰士生於密可嘉者多物產於密而稱良者不亦多乎對曰密之所產不在地上而  
在地下者則煤其特產也他如綿細山繭之類亦間出焉羽族則紅鶴鴉鷄鱗族則鯉  
鯽鯊鮎木則栢楸桐榆藥則蒼朮首烏菓則杏柿蔬蒜種則大麥小麥而穀豆蕎粱亦  
附之其所產者不過菽粟布帛實無甚奇異耳夫物以人而重地亦以人而靈向使密  
地非近天子之邦處河洛之近雖有佳水名山奇人偉士亦烏能聲稱於世若是哉客

驟然曰善哉密乎山水有深厚之美谿壑有屏藩之固賢哲擅中州之盛民物近淳古之風生其地者紀異則天仙白松蘭崖偶鶴觀古則講武雲崖訪道崆峒覽勝則拾翠青屏挹嵐大隄閑遊則觀魚洧水披襟仙崖或入超化古寺或登力牧荒臺或瞻典型於卓廟或探蓮經於法海洵中州之隩區實如堂之勝概目雖未親心竊慕之子爲我細述焉其亦不啻臥遊也已於是命僮翦殘燭酌芳醪極賓主之歡竟長夜之談惟聞雞聲喑喑不知東方之既白

民國

貞石亭記

邑令汪忠

登泰山而覽秦斯記功之碑過魏郡而讀黃初頌德之碣千古貢諛華表獻媚青珉者往往而在有心人所爲呼山靈而一慟也乃不謂瑋異所鍾隱見之際若有鬼神遂留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三十七

河南印刷局印

從古所不經見之奇蹟若中州密邑之貞石有足矜者貞石在城北摩旗山之陽長丈七尺三寸厚尺許闊五尺二寸父老相傳明季魏奄當國勢傾朝野阿諛者爭建生祠斲石爲祠中拜石石不肯往百計驅迫中道復還卒莫能致邑人神之閱二百餘年迄於前清邑宰景綸擬建亭保護之未果民國丙辰查君正綏莅茲邑賡續前議捐金提倡邑人士醵貲鳩工六閱月而告成時余權是邑邑人士請記於余余不文而累辭不獲竊以爲天下之物能常存宇宙歷風蝕雨淋而不壞者莫壽於金石故前人文字每藉二質以流傳而年湮代遠金雖貴也易燬石雖賤也常存是二者之壽石較永焉顧石經殘字珍若球圖石鼓遺文躋於雅頌及夫零碑斷碣寸璧尺磚往往湮沒於荒煙蔓草之間出發於牧豎樵夫之手不有石焉人何由彰不有人焉石何由顯然彼皆記其人而永其壽此獨避其人而永其壽且彼皆以有文字而見貴於世此更以無文字

而見貴於世斯亦奇矣當權奸驕張之日正人君子震威懾勢方且難脫其牢籠而以礫礪無知不緇不磷獨完清白於空山是兩間正氣不伸於當時士大夫者竟借塊然剛介之質以伸之斯固息壤不能矜其神砥柱不能凌其節也錫以貞名誰曰不宜然則此亭之構所願與邦人君子共興仰止之思何幸於歲時伏臘醮酒絃歌其間而樂厥成也是爲記

詩歌

金

超化塔

王庭筠

蒼山亭亭如覆盃佛塔東西屹相嚮林頭初月射重簷黃金丹砂擘生光中華此塔第十五圖說所傳信不妄智慧薰成舍利靈夜半奇芒時一放想見當時阿育王魔叱神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二十八

河南印刷局印

工鞭鬼匠雲車瘴海輓炎沙沙底黃腸三萬丈石擬方面幾席段鐵鋼瘦中腰鼓樣工夫巧密業長久位置雄尊氣高張地皮浮水膚寸許旱溢與之俱下上嵩山緇山夏秋雨雨潦橫縱歲相盪帖然並寺向東去終劫不敢生波浪天龍圍護夜叉守山寺平安塔無恙塔前樹秀老不死樹下水流多益旺再拜初嘗一杯甘洗我三千煩惱障

重陽後遊超化寺

元好問

西風裊裊度僧窗盡得諸山草木香却恨汴梁三日醉不來此地過重陽

宋

贈法海寺平閣黎

秦觀

寒食山川百鳥喧春風花雨暗平原因循移病依香火寫得彌陀七萬言

留別平閣黎

秦觀

明  
綠盡山城且不歸此生相見了無期保持異日蓮花上重說如今結社時

超化寺

阮漢聞

曲洧疏源處羣山擁化城繞門環秀水夾岸茂香杭地借祇園勝淵流定水清巉崖藏  
紺殿雲蓋覆丹楹月滿標慈相巖虛應梵聲綵旛旋上動寶坐空中盈出鉢龍非豢依  
牀虎不驚講時花欲墜齋日飯彌精花自拈來笑盧因折次行揚雄徵半偈袁盎悟三  
生瞥見嵯峨嶽疑聞縹緲笙法王遺了義深願覺迷情

遊大鴻山

阮漢聞

茲山盤鄭郊絡繹連嵩門西南開黛色曖曖迎朝暉幽巖隱洞壑陽嶂資陵園溟濛翠  
微裏灑落漢泉噴雲端攬秀嶠林際窺仙源上古有真人身晦道彌尊肇來軒后駕虛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三十九

河南印刷局印

心求玉言鼎成御飛龍邈迥升闕崑往牒信可稽遺墟無復存惟有桑榆日向夕照秋  
原

入超化寺觀水村

袁弘道

頽巒疊谷瀉溪光石山題名尙李唐竹葉送陰遮古寺稻芒隨水出山莊一林過雨蘆  
花白半壁疏雲荔子黃猶憶西風紅蓼裏桐榜載酒入瀟湘

清生員張雲端次韻此間饒有好風光  
鑿井耕田似古唐帶月僧歸紅葉寺對

花人醉白雲莊山深樹接千重翠水漲溪流  
一綫黃日在 岳助圖畫幾何須載酒問瀟湘

白松 二首之一

李攀龍

孤根一託蕊珠宮不與茗華粉黛同夜暗龍鱗銜處照天清鶴影望來空條封姑射千  
秋雪蓋擁蘭臺萬里風非爲子雲能作賦誰知玉樹本青蔥

前題 三首之一

吳國倫



何處松標歲月深  
蕊宮寒色畫森森  
龍文細結清霜老  
麈尾高懸赤日陰  
一室迴疑開雪嶺  
三花遙復妬珠林  
由來帝子顏如玉  
詞客偏含萬古心

前題

李及秀

帝女荒祠向夕陽  
亭亭玉樹幾滄桑  
績來榮悴成今古  
偶爾興衰歷漢唐  
明月庭前迷素影  
疏風天半落奇香  
鼎湖龍去靈根在手  
澤還同世久長

前題

李朴

黃虞人去幾千秋  
嘉樹蕭蕭野寺留  
不見華胥好世界  
猶驚春色在枝頭  
青天霜幹垂今古  
素質寒光照海洲  
一自廣成問道後  
西風蕭颯不勝愁

前題

張文耀

嵩少峯前帝子祠  
孤松三秀鬱參差  
誰將地下含香骨  
幻出人間傲雪姿  
華表鶴來珠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四十

河南印刷局印

是樹蕊宮花放玉  
爲枝清風永夜搖  
環佩知是魂歸月下時

前題

楊思聖

老樹何年植軒轅  
事有無霜紋飛素雪  
鐵幹冷棲烏赤日風雷急  
空山魑魅趨榮枯  
應不到天地任荒蕪

題索長官祠

潘恩

絕代循良跡於今  
尙見之人間懷舊德  
山側擁新祠白石懸羅帶  
清風淨竹枝幽禽時一語  
助我夜來思

大隗鎮卓太傅祠

顧炎武

拱木環遺寢空山走部民  
循良思舊德執節表淳臣  
几杖中興禮丹青御座親  
至今傳俎豆長接大隗春

白雲莊

御史溫源別墅在超化東巖上

焦欽寵

買山曾有約卜築遠塵氛  
溱洧籬根遶崆峒屋角分  
竹搖蕭寺月塔補石梁雲  
曉日開窗坐漁歌靜裏聞

清

前題

孫博雅

潭南花縣舊知君話到當年涕泪殷  
解綬懶聽西掖漏浮家愛種北山雲  
牀頭金盡仍留客笛裏聲悲豈用文  
最是蓼我不忍廢獨吟遺句對斜曛

前題

梁廷授

三年不見老王孫每念雲莊屋漏痕  
君幸腹中書未燬我慚囊底瑟空存  
傳餐或肯仍留客乞食寧羞再叩門  
爲報麥秋當早計江淮蝗子若雲屯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四十一

河南印刷局印

前題

鄭芭

山護間亭雲護扉窺人燕子故飛飛  
繡衣驄馬當年事獨坐疏簾看落暉

前題

登封翰林耿介

高齋伏青岑白雲入戶裏中有幽棲人  
不爲蒼生起架多古皇書交壽天下士  
既倦四方遊卜居臨溱洧參差瞻貝闕  
浩淼聞流水離離秋園竹媚媚寒花蕊  
當軒有獨樹興來一徙倚晴沙集鳩鵲  
素波遊魴鯉物多適其天可以悟生理  
君情久寂寥我意亦如此

貞石歌

豫撫吳熊光

委鬼當朝乾兒附汝楨首上建祠疏靡然  
天下盡從風土木紛紛賜額著戴德成德立  
中州伐柯探石匠爭赴崧高維嶽峻極天  
三呼曾置祠官護宵壬膽敢肆摧殘鑿破隣

响神共怒萬手琢磨竟徒勞百牛拉拽不能去奴輩任作叩頭蟲屹峙幾曾移寸步當其窮工獻媚時祠中像以沈香塑金銀珠寶作肺腸詎料貞珉獨與忤此蓋聖門剛大氣直殛張生似狐兔否則左楊忠義魂化到名山媿刀鋸堪歎鼎鑪石不如首先拜倒有魏顧一時舉國病若狂蠅營狗苟更無數內惟煬竈外貪漁遺毒國亡迄罔寤安得砥柱鎮中流稍挽狂瀾冀黎庶我昔撫豫股景行笑他闈媚俱何處

前題

員外郎吳磨枚

有明叔季弛維綱紹璫隻手遮天閭金鑑沈淪九鼎沒木妖土怪紛翱翔生祠供奉九千歲覲顏羅拜皆冠裳雕金爲壺玉爲罍式歌且舞斟瓊漿屈膝階庭藉巨石庀材羣赴山之陽嵩嶽雲根作霖雨忍使斧鑿潛相戕琢磨之工積歲月竚見祠宇生輝光長繩盤旋一千尺萬牛迴首心忙忙鞭石拜石石不動掣曳難與爭毫芒巧匠躊躇賤工

密

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四十一

河南軍機局印

怒謂石倔強非嘉祥二百年來星物換完璞壽世流芬芳刻桷丹楹竟安在但見苔封薛蝕雲蒼涼我聞人物各異性受中天地厥心臧匹夫有志不可奪浩然之氣大且剛羣倫震蕩資鎮定名臣正色登巖廊陣堅如山敵莫撼將軍効命臨疆場我心如石不可轉中流誓欲挽瀾狂繫彼浮沈汨榮利朝秦暮楚恣披猖子雲著書竟投閣坐上驚歎收中郎國士委身卓與莽介如有占胡相忘當時崔顧黨逆豎曹徐傳許毒焰張忽逞陰謀興大獄羅織善類東林殃狼貪鼠竊濟狐媚亂生有象如蝸蟻豈知區區一片石巋然屹立靈巖岡石高數尺廣袤丈峻嶒瘦骨凌冰霜男兒立身不如此鬚眉七尺空昂藏誰秉史筆傳貞石垂之千秋萬世爲民坊

前題

邑舉人李元滬

摩旗之山高侵雲山下亂石如羊屯中有一片方且瑩百年古苔蒼龜紋摩挲誰題貞

石字問之父老陳其源爲言故迹出前代至今野牧避嶙峋明祖誓碑象禹鼎魑魅偷  
朴么跳奔北寺屢竊太阿柄當頭委鬼猶猙蹲障日直欲裂鼉極凶焰狂撼天柱掀衆  
正血作恒星隕衣冠袞袞皆兒孫崩角嵩呼九千歲逆祠獻媚爭牲牲大木巨石盡蒙  
垢山靈夜泣聲爲吞當時守令伊誰何亦復隨例脩奐輪茲石偶此遭物色千鎚雷動  
摧山垠太璞雖離五丁死萬牛償輓車折轅當時驚吁舍之去貞堅永保蒼崖根頑廉  
懦立正氣伸僉佞徒爾廳中塵我聞擬下米顛拜祇疑中有東林魂何當覆以百尺之  
亭繚以千仞之垣磨以崑山之玉濯以天漢之津九原呼起宋安民刻我新詩當其隕  
長使介節留千春勿令雨淋日炙荒荆榛

滴水棚

邑令李鵬鳴

拳崖懸泉驪龍守掌擲珠光不見口碎蠟碧泓誰能拈盤陰幻溜銀牀朽忽若漏屋補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四十三

河南印刷局印

鍊石幾年曾試女媧否太掖仙人摘曉星倒看青天小如斗上有黃帝千尺松稱松下  
此施大手流霜獨活立水鳴收雨雨師收不走聲聲滴瀝復聲聲年年滴瀝巖壑清

講武門

錢青簡

戰敗蚩尤犒旅徒雲巖深澗葬兵符千秋永罷干戈事蔓草寒煙鎖陣圖

移建索長官墓碑

有序

邑令景 繪

余以辛未秋蒞密披閱志乘知邑西南三里許有五代索長官墓越明年展拜  
其地墓旁臥殘碑剝苔剔藓儼然當年讞虎像而雨淋日炙樵牧磨磷深慮日  
就漸滅乃移於城內索長官祠俾工植而嵌於壁仍於墓前樹石表之因作七  
言律以寄感

小隊行郊拜古墳殘碑空臥古城圍千秋盛蹟遺前史五季昏時獨此人畫圖幸傳慈

惠貌威儀常現宰官身我來憑弔思循政想見當年虎亦馴

滴水棚

沈浦

一片懸崖水涓涓不斷流有泉通地脈無處辨源頭幽壑晴還雨深林暑亦秋相如多  
客病愛此為淹留

響潭響水所經

邑貢生周集祥

文殊謁罷道心清坐看澄流下古城地不虛巖懸瀑布滿天風日聽雷聲

知雨瀨在謝村保

周集祥

白鷺羣飛集石汀漁人指點水波靈常因細瀨能知雨博得潮聲夜半聽

大隗懷古

邑生員錢青簡

十里晴嵐翠色重捫蘿引蔓訪遺蹤臺沈力牧荒叢棘洞老軒黃秀古松石碣糶糊秋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四十四

河南印刷局印

月照丹爐冷落曉雲封漁樵指點真人處知在煙霞第幾峯

鄭莊公塚

邑舉人周訪禮

平原遙望塚嵯峨鄭伯遺蹤尙未磨坏土曾經鄰志借寤生幾被俗傳訛墳封馬鬣空  
秋草陣作魚麗付逝波遺愛何如東里彥新城祠宇薦馨多

韓繼周繼閔遇賊護父同時死難贊事見人物志

韓城

父曰子兮寇不可嘗子曰父兮親不可忘兄曰弟兮俱死何為弟曰兄兮吾去安之慈  
父孝子難弟難兄天下皆死一家獨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天下皆亂一家獨治

徐貞女事見列女志

韓城

姑嫜雖未識大義敢忘之魍魎誰能禦冰霜獨自持心維辦一死目故無羣兒三尺孤  
墳在烈風時一吹

驅鬼有序

邑貢生錢九韶

超化東五達之衢沙石不毛近深淵而多鬼數年間死其地者十五六人矣庚寅冬有喬子者復死於此狀更慘毒余爲文禱於本縣顯佑伯之廟三年以來晏如也甲午首春結社以酬神既作詩三首以紀其事

金泉東下大河隈路控咽喉五面開沙上青燐蝕夜雨橋邊白骨長秋苔煙深古道人蹤少水泛斜陽鬼哭來曾記喬郎絕命處荒蘆斷草有餘哀

顯佑堂前禱祀誠三年保障果分明吹沙射影么魔盡白日青天道路平兩岸垂楊常繫馬一灣芳草好聽鶯鱷魚不犯潮陽地碧水寒潭澈底清

十里春郊翠色含香花酒醴迓神驂多年殘魄消爲水幾縷孤魂化作嵐社鼓纔停山寺北笙歌又起水村南暄圖歲月今須記甲午新正二十三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四十五

河南印刷局

雙柏行

錢九韶

印月軒中風謾謾

柏子得之鄆州印月軒

撲落柏子滿地綠拾來藝種消之陽三年翠葉始紛郁爾

時家祠初告成移將雙木對兩楹有如仲寶年方少何時方稱棟梁名於今屈指三十載風霜冰雪顏不改皮膚皴作老龍鱗虬幹聳作凌雲彩交柯聯枝濃陰布全因從前培植固殷勤寄語後來人愛此嘉樹須保護從來樹人如樹木根深葉茂無傾覆不見臨安大樹枝文錦千秋照天目

景賢祠落成大仲丞程祖落以景山麗澤四篆字書於額六月五日楊蕉雨父台

率官屬暨多士六十人行釋菜禮甚盛事也詩以紀之 邑拔貢張體恒

超化在山經註稱馬嶺塢嶺上多桃花嶺下多脩竹紅綠雜參差泉源互洄泝每當春夏交香風扇綺縠契修丈石崖詩擬篔簹谷有時讀水瀆波光侵牙軸以此稱名勝淳

風常穆穆我公下車初春郊甘雨足省稼倬雲渠恂恂訪遺俗居人再拜言謹如公所  
囑往昔亂離中高賢多芳躅或則居江淮或則家河朔或則隸陳蔡或則處嵩麓翩翩  
車馬來高居一峯獨鼓篋兼山堂寤寐勤思服公曰有是哉何啻光明燭於焉卜祠宇  
千載同私淑東市買瓠壁西市買竹木樸斲一以勤輪奐宛在目中丞聞斯舉笑言願  
同勗錫以古篆文榜署水邊屋維時六月中撐熬火雲轟炎熖扇四時赤日何炎酷維  
公及寮采祀事虔且肅旌旂導委蛇駕言出城曲鸞和響玲瓏童叟競奔囑同人六十  
餘匍匐薦羹餼西采月陂芹南刈莖高簌椒漿奠雲彝花盞羞芳醪肅然升成拜笙歌  
聲簇簇爐煙裊細縷香鬱清馥竊若靈之來飲食樂紛郁感此緬古風幾若往而復  
憶昔羣賢至兵燹氣初伏我祖卜鄰里來往相徵逐洽比締婚姻雍睦敦宗族入室霽  
芝蘭著述滿篋篋如何百餘年手澤了不屬寥寥白龜囿空餘字半幅渺渺夏峯歌遺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四十六

河南印刷局印

絳疇再續躡屐雙門間石刻不忍讀范陽舊瘞銘徒貽子孫惡諸賢蹟尙多半供傳燈  
錄不有景賢祠姓字詎耳熟祠成公之德俗敦民之福磅礴毓賢才龍文扛百斛華表  
鶴歸來音曼空中玉昂首欲問之回風響謾謾青天千萬里安得乘鴻鵠但見馬嶺塢  
嵐光滴清綠

石城峪懷孫果堂明府

邑舉人李芸生

當年同棲嶺上雲綠陰滿地坐論文林泉風景還如昨獨聽山蟬對夕曛

義僕行 有序

邑歲貢王荷誠

光緒戊申密民郭姓之僕某救主被戕尋與俱斃忠義足嘉也作此以勵世  
嗟哉義僕忠於主隨主馳驅遠服賈相將自榮來距城三里近鄉土盜劫主於途手刃  
主之股主人負重傷不絕氣如縷僕奮不顧身徒手乃用武已一而盜三如螳螂之當

車攘臂而揮斧鬪之而不勝腸出腹亦剖主之家人越宿至昇之於城鳴官府堪恨仇  
頭尙未得與主俱死於城隍之廟廡誰爲雪茲血海冤則恃上有神明之召父一闕  
嗟哉義僕孰與伍罕見於今倣之古侍中血常新司農笏同挂忠君孝親不量力則有  
馮媛之當熊楊香之搯虎誰云當世無英雄此僕血誠矗天柱是宜爲之抒公論聯士  
譜下爲登報章上爲鳴鐸鼓請旌表之絲綸入忠義之祠宇享祀不忒於千秋俎豆馨  
香歌且舞庶使百折不回之精魂眉揚而氣吐二闕

輓陳烈婦鄭氏八首

事見列女志

邑廩生韓秉鈞

待字深閨二十年結縵陳姓亦良緣天彰婦節促郎壽莫作紅顏薄命憐  
就義從容世豈倫凝妝待斃瞞家人行看煇發呼阿舅到此方知婦殉身  
堪憐烈婦命多乖來嫁妝奩借釧釵瀕死猶留清白骨肯教趙壁落塵埋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四十七

河南印刷局印

贈舅瓊瑰用意深相攸名族費搜尋而今完得終身事說盡生平一片心  
烈婦從容殉節時曾言季世路多岐身能自愛惟一死李下瓜田兩不知  
飲醜逾時氣便吞經三晝夜色猶溫爭傳面目如生日微露鼻端一縷痕  
自是兩間正氣凝些微醜毒浸何能靈光不散垂千古常對玉壺一點冰  
清和奠雁到重陽夫婦百年此一場忍得須臾同不朽人間並識有陳郎



